

钻天杨·婚礼·微笑



味道



□ 汪抒

爱,使人有了双倍的
血肉、智慧和力量。

从达瓦昆沙漠出来途经喀什市岳普湖县,正巧遇上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婚礼。婚礼的背景是黄土夯实的乡间小路,绿毯般铺开的向日葵田和齐整整的白色钻天杨。一路上都是这样的杨树,所有的枝干都收紧直冲天空的方向,像是一把被大风吹翻过去的伞。南疆地下水资源丰富,但是自然降水很少,近地面始终是灰黄的扬尘。也正因为这样,姑娘们华丽的“艾德来”裙子,显得格外耀眼。我们问此行的导游兼司机江江,一个在喀什生活了30年的汉族人,是否可以去看一眼,他笑着挥挥手,“走吧,婚礼就是要大家去热闹热闹的”。

这是一个穆斯林占常住人口95%的城市,高鼻梁、深眼窝、亚麻色卷发,雕塑感轮廓的姑娘小伙随处可见,养眼指数超出内地城市几十个百分点,且不说看景,就是光看人已经不虚此行。在乌鲁木齐,在阿勒泰,在吐鲁番,人们口中有着各种版本的南疆,神秘的、独特的、又是充满刺激的。从下飞机开始,我们都一直小心翼翼,说话轻声细语。但眼前这热闹景象,好奇心又涌动起来,一眨眼的工夫就被人潮给淹过去了。

传统的维族婚礼通常要举办三天,第一天是穆斯林的宗教证婚仪式,被称为“尼卡”,这个只有近亲属才能参加,由阿訇主持,主要是当着家人面

确定婚姻关系,相当于在“过门”之前,双方已经“结婚”。接下来两天,一天接亲送亲,一天男方家正式的婚宴,亲戚朋友也可以两天都去,好事成双。如今交通方便,通常安排成一天活动。正式的婚宴结束后,两家人可以各自在家继续摆酒,如同内地的“流水席”,直到把客人都招待满意为止。尽管流程上有所区别,但和内地一样,主题始终是家人的欢聚。这两亲家住在相邻两个村庄,上午新郎上门的接亲仪式已经大功告成。当地人接亲也是要给新郎一些小刁难,营造一些小曲折,新娘的弟弟妹妹们出来挡驾,拦着门口不让进家。但维族新郎不用派送红包,而是要和随行乐队一起在新娘家的院子里跳舞,一直跳到大伙都被气氛感染了,跟着一起跳,才算是过关。

喀什人都习惯把喀什叫做喀什噶尔,噶尔是蒙古语,而“喀什”一词又来自突厥语。再追溯到汉朝,这里叫疏勒国,以佛教为国教。我们可以把喀什比作一杯鸡尾酒,太多的文化与民族在这里交融涤荡。惟一不变的是,不管是喀什还是喀什噶尔,意思都是“美玉聚集的地方”。在喀什,除了维吾尔族,还有30多个少数民族在此生活,哈萨克人、锡伯人、乌兹别克人、蒙古人、塔吉克人……尽管我们无从区分,但共享的历史血脉还是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付了30元钱,爬上了接亲队伍中的一匹骆驼,赶骆驼的是新郎的表哥。他是个小话唠,不停地找我问这问那,可惜

有一多半的话我听不懂,最后只能他自说自话。他今年25岁,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媳妇还是新娘家的远房亲戚,有点亲上加亲的意思。他家里有25亩地,一半种了棉花,一半种了瓜果,还有30头羊和2匹骆驼。我骑的这匹骆驼就是他家的,刚生完小崽不久,走走停停,还有点闹情绪。不到20分钟的时间,他就把家底说得一千二净。他说我看上去只有20岁,给我逗得不行。他说,前几年新疆旅游很好,家里的瓜果不愁销路,摆在大路边一天就能卖完,骆驼还能租借给旅游公司用,养几个孩子倒也不吃力。

维族婚宴分为两个环节,先是宴请,再是行婚礼。也就是大家先大吃一顿,酒足饭饱后再请新人出场,倒是实惠得很。羊肉、抓饭、馕、喜糖、葡萄干、杏子、大枣、花生这些都少不了,但最大的特色是维族歌舞贯穿始终,不需要请专业演员,每个宾客都是舞者。最常见的是“赛乃姆”(单人舞蹈),孩童会跳起刀郎舞,年轻男女会跳起“多朗”(男女对舞),长者也会加入其中,舞蹈没有固定环节,怎么拿手怎么舒服就怎么跳。伴奏是典型的维族音乐十二木卡姆,据说十二木卡姆可以连续演奏三天三夜,新人出场前气氛已经被炒得火热。婚宴的高潮是揭盖头,举行婚礼过程中突然有一个小姑娘,从人群中跑出来,咻的一下把新娘头上的面纱揭去,新娘娇容显露,整个院子瞬间再次被点燃,又是跳成一个大联欢,特别是老年夫妇们一起跳起多朗,场面显得格外温馨隽永。

可惜家里宾客太多,又要留出跳舞的位置,实在是挤不进去了,我们笨手笨脚的,又怕被人拉上去跳舞,只能站在门口,透过缝隙观看。不过现场看维族婚礼舞蹈和电视上看真是完全不一样,那种热闹和喜悦是来自心底深处的。

接下来的几天,婚礼上轻松愉悦的心情始终伴随着我们。在喀什街头,看到漂亮的维族孩子,我会立刻端起相机,他们也毫不怯场,主动露出笑容和你打招呼,他们的父母就在旁边微笑,还会说再多拍几张。在艾提尔清真寺,有长者引领着你进去参观,我们会认真地问,可以进去看看吗,得到的都是肯定的回答。在喀什大巴扎,即便你不买店家的东西,尝一尝,拍拍照都没有问题。我担心买的铜器不好带上飞机,老板一撇嘴,“明天给你发顺丰,快得很”。在高台老民居,所有敞开大门的院子都可以进去和主人打声招呼,我在院子里给孩子拍照,这家主人就在阳台上喝茶聊天,完全不在意我们的举动。刀郎烤鱼、馕坑烤肉、除了撒盐不放过任何调味料的羊肉串,连着葡萄籽一起吃下去的葡萄,一路上美食就没有停过,烤肉出馕坑时,维族大叔还招呼我赶紧去拍照,第一次拍得不满意,我问他能不能再重复一次,他笑着配合。夜市、路边摊、小作坊,每样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去买,尽管交流起来我要说得很慢很慢,但都是乘兴而归。

尽管留了心,但喀什街头还真没有找到卖切糕的,卖馕的倒是随处可见,大的2元,小的1元,绝对是抗饿神器。我们坐晚班飞机离开,特地去买了一大包馕带着当宵夜吃,结账时,零钱不够,少了1元钱。卖馕的师傅一摆手,“不用给了不用给了,下次再来喀什就好”。

腊八粥 趁热吃

□ 刘炯

腊八的故事年年都讲,
母亲用这种淳朴的方式告诫
我们,只有勤劳刻苦,才能过
上好日子。

昏黄的天上,太阳有气无力地发出微弱的红色,没有一点儿热气。空气干冷干冷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街上空荡荡的,小鸟也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只有那株嶙峋的老槐树,呆呆地矗立,仿佛也被冻僵了。马上就要到农历的腊月初八了。

腊八是民间的重要节日之一。本来,它是年终庆祝丰收和祭祀的节日,后来又好像和佛祖有了联系,相传释迦牟尼就是腊八这天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更增添了其神秘色彩。

小时候家在农村,每年腊八节母亲都要为我们熬腊八粥。把红枣、大米、小米、花生、红豆、绿豆、玉米八种粮食混合在一起,淘洗干净,然后加足量水放入锅里,烧开后小火慢熬。不久,一股香气就溢满了整个屋子。用勺子舀一口腊八粥放入口中,顿时甜甜的汁液爽到了心里。吃了一碗还要一碗,母亲劝我们不要吃得太多,可我们弟兄几个举着勺子就是不肯罢休。

村里人常说,“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高粱先红尖”。熬腊八粥必须早起,从我记事起,母亲每年“腊八”天不亮就要起床,一边收拾家务,一边熬一锅香甜可口的腊八粥犒劳大家。

但凡传统习俗,大多都是有典故的。母亲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年轻人,他特别懒,平时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家里越来越穷。到了腊月初八这天,家里就断粮了。年轻人饥肠辘辘,搜遍了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最后只在仓底下找到了这八种粮食,就把它们一股脑放到锅里,煮了一碗粥喝。从此,他下决心痛改前非,靠勤劳的双手吃苦挣钱,终于过上了好日子。腊八的故事年年都讲,母亲用这种淳朴的方式告诫我们,只有勤劳刻苦,才能过上好日子。

后来,我离家到县城里上中学。同学多是城里人,看到那些衣着光鲜的富家孩子,一股自卑感油然而生。和他们相比,我家境贫寒,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那年腊八,早自习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教室前一晃,是母亲。“给你送碗腊八粥,趁热吃吧。”母亲是半夜起床熬粥,然后骑自行车颠簸了30里路才到这里的,腊八粥用暖水瓶装着,还有余温。吃着腊八粥,我再次想起那个故事,顿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出人头地,我惟一的劣势是自己的勤奋和刻苦。

从那以后,每天起床钟敲响之前,我已经悄悄到操场路灯下背书了,在同学们打牌、喝酒、玩游戏的时候,我仍然默默学习,因为我知道,除了拼搏我别无所长。从初中到高中,然后再到大学,凭借刻苦勤奋,我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在城里站稳脚跟,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如今,每年腊八我都要下厨亲手熬一锅腊八粥,让全家人喝个痛快。妻子对此很不解,熬腊八粥很费时间的,人家店里卖的腊八粥味道好,而且很便宜,为什么非要自己早起动手去熬呢?妻子是城里人,不懂农村生活的艰辛。每当这时,我就给她和孩子讲我小时候吃腊八粥的故事,讲一个农村孩子艰辛的奋斗史。我相信,靠勤劳和刻苦换来的生活,一定是甜蜜的。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也能懂得这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用勤奋和智慧去拼搏自己的未来。

日内瓦人爱过登城节

登城节时刻提醒今天的
日内瓦人,400多年前,他们
的先辈殊死战斗捍卫了日内
瓦。

每年12月最接近12日的那个周末,在瑞士日内瓦老城,时光仿佛倒流:当地居民纷纷身着17世纪初的服饰,涌上街头,以丰富多彩的传统表演,重温先辈成功抗击外来入侵的壮举。这就是日内瓦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登城节。

1602年12月12日凌晨,萨瓦公国雇佣军包围了当时独立的日内瓦共和国。就在入侵者趁夜色架云梯登上城墙时,机警的哨兵发出了警报。日内瓦城内所有的教堂也钟声齐鸣,对军民进行

紧急动员。日内瓦人同仇敌忾,经过两个半小时激战,英勇地赶走了入侵者,维护了日内瓦的独立和自由。

为纪念这段历史,每年这个时候,日内瓦人都会汇集到老城,再现当年的战斗和庆祝场面:击剑、点燃大炮、架云梯登城以及鼓乐演奏等。其中最重要的表演则是在圣皮埃尔教堂前,身着17世纪初铠甲的火枪手分3列排开,在分别两侧的长矛手保护下,将黑火药从火绳枪的枪膛灌进,再象征性地装上弹丸,以指挥官手中的短矛为信号,分批向“敌人”射击。骑兵随后出动,包抄、歼灭最后残敌。“战斗”结束后,长矛手高举近3米长的长矛,向指挥官致敬,前来观看的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

展示这一系列战斗场景的只是一个名为“1602年战役”的民间组织。该组织由大约3500人组成,尽管分别来

自不同领域,但都是历史和传统的爱好者。他们每年在登城节前都会自己制作或购买17世纪初样式的服饰,并完全依照博物馆实物制作表演中的武器。当然,前来观看表演的游客和日内瓦居民也可以从打扮成小火枪手的孩子那里购买登城节纪念徽章,徽章销售所得将用于购买下一年登城节战斗表演所需火药。

普通的日内瓦人通常会以全家团聚的形式,共同庆祝登城节,而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则是“鲁瓦约姆大妈汤锅”。相传在当年的战斗中,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日内瓦大妈鲁瓦约姆在偶然开窗时发现了入侵者,急中生智端起一锅烧得滚开的蔬菜汤向敌人头上泼去,然后又举起手中的锅砸向敌人。如今,登城节后,日内瓦超市和食品店就会出售用巧克力制作的“鲁瓦约姆大妈汤锅”,里边

装着杏仁糖做的蔬菜。当全家人聚在一起时,长辈先是为年轻人讲述登城故事,然后由最年长和最年轻的人一起用拳头将“汤锅”敲碎,同时高喊“共和国的敌人完蛋了!”最后,大家分享巧克力和糖果。

登城节的组织者说,瑞士是中立国家,瑞士人爱好和平。登城节时刻提醒今天的日内瓦人,4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殊死战斗捍卫了日内瓦。确实,登城节体现的既是日内瓦人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和平的向往。

□ 陈建

域外



热闹的登城节街头表演。陈建摄